我的故事 ~ 22. 开辟属于自己的天地才是真生活

“每位出国者都怀揣各自的梦想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，希望有更美好的明天。”

在珀斯已经生活了三十多年，但每当想起在国内的生活仍然是历历在目。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，很多人就是拼了命地往国外跑，去寻求自己的梦想，觉得只有在国外才能实现个人目标，创建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。其实我并不是很积极想出国的那种人。其中有两个原因，一个是我妈坚决反对我出国，她是比较保守、传统的人，她不希望女儿离她太远；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本身是学中医的，我不知道我出国干什么。我的先生是学理工科的，是大学老师。我和他谈恋爱的时候，正赶上出国热。可是母亲不同意，因为她认为一旦两个人分开，这其中的变数就不好说。原因就是她有一个朋友的女婿去了美国，头两年小夫妻俩关系很好，虽然一个月才50多块钱工资，打一次电话一分钟就得十几块钱人民币，他经常给妻子打电话，到了后来联系越来越少，再后来连人影都找不到了。她女儿一个人在国内带孩子，想离婚都找不到人。最后只得上法庭登记，说这个人失踪了，才办了离婚。这件事情对我父母刺激很大，所以母亲坚决要求，如果是他一定要出国，那我们就不要结婚，等他回来我们再结婚。我们就打消了出国的念头。后来我们结了婚。我自己也没有一点出国的愿望了。

中国改革开放以后，人们开始重视学历了，他在大学里干的也不错，当上了系副主任，属于年轻人里提拔比较早的人。他是硕士研究生毕业，本校没有同等专业，所以他在职读博士是不可能的。他年轻想往事业上更进一步，没有一个博士学位的话，是不可能进高级职称的，所以他还是想读一个博士。就在这个时候。他得到了一个公派访问学者的机会， 87年他来到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做了一年半的访问学者，当时写信回来和我商量，说他想争取奖学金，在外头读博士。我想读博士大概得四年时间，他已经在外头待了一年半了，再继续待四年，就是四年不回家，而且那个时候的政策也不允许我出来探亲，那我就觉得有点太难了，这四年我熬不过来。于是他就回来了。

回国以后我们就有了我们的女儿。就像其他中国人一样过着平平淡淡的日子。后来到了我女儿两、三岁的时候，他们学校又有一个公派出来读博士的名额，学校把这个名额给了他，因为当时他是系里的副主任，他的英语成绩也已达到出国的线了。当时报名表要的很急，所以他没有和我商量就报了名。但是当时我考虑到我女儿太小，才两三岁，我又在医院里工作，还要上夜班，再加上我身体也不太好，就我一个人带孩子

太辛苦了。鉴于这个缘因，他自己又决定放弃这次出国学习的机会了。又过了一年多，又有一个出国读博的名额，系里的领导问他想不想去。这次我已经跟他说不能放弃了，很多年轻人都已经读了博士，如果要是没有一个博士学位的话，将来他的学历会拖后腿。同时这次的是有奖学金可以让我陪读，我可以跟他一起去。所以他才下决心了，我们当时都很年轻，就是一心地想学完以后回国想好好地发展。当时他拿的奖学金是澳大利亚援助第三世界国家，是有条款的，就是说学成以后不能留在澳大利亚一定要回国的。我的丈夫出国六年之后，1993年。我带着四岁的女儿到了澳大利亚。

我是山东中医药大学。我学的是中医专业。毕业后我就分到山东济南市中医院，针灸科医生。在我们的科室里，我是文革后正规的大学5年毕业第一个进科室的，所以从院里到科室，很器重我。我那时不想出来的原因就是想进主治医生。那个时候国内晋升职称是很难的，基本上是论资排辈评职称的。从填表报材料，一级级地等着审核批准，然后到卫生局正式批文下来，到最后拿到主治医生证，前前后后大概拖了有快两年多时间。那我就不想放弃呀，我想我已经在中医院工作十年了，即便是出国我还是想回来的，我丈夫和我的想法一样，只是出国探亲，看看外面世界，不可能一辈子呆在外国的，因此，早点晚点出国也无所谓。等我晋升完职称再去也不迟。

职称很快就下来了。我带着我的女儿匆忙地到了澳洲。我还记得第一天到澳大利亚的样子，这印象太深刻了。因为之前我没出过国，连飞机都没有坐过。也不会说英语，虽说是中医学院学了点英语，但只记得几个单词而已，毕业以后，在中医医院工作十年，没有机会讲英语，现在就是英语盲。等一次出国坐飞机就是一个大难题，当时中国到珀斯没有直飞的飞机，转机要从新加坡转。我不会说英语，看不懂那些牌子，不知道往哪走。恰好我爱人的一个朋友回北京开会， 就顺便把我和孩子带到了澳洲。没出国之前，从电影上看到国外都是高楼大厦、多彩霓虹灯、繁华大城市，至少比北京和上海还要繁华。从飞机场出来，越走越荒凉，看到是原始丛林，荒草地，还有大湖，蚊子很多。就感觉到了没有人烟的地方，完全跟自己出国前想象的不一样，人烟稀少，还不如农村呢，就像荒郊野外似的。车子就在胡思乱想中停到了一幢平房前，房子是我丈夫跟其他几个留学生一起租的。

现在住了这么多年了。我觉得澳洲很不错。空气清新，蓝天白云让人心旷神怡，最大的好处就是人口少，生活节奏比较自由放松。没有中国那样复杂的人际关系，特别像我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，其实接触社会很少。我爸是山师大的教授，我从幼儿园到大学，就始终就没有离开山师大的那一片，所以我接触人比较单纯，在国内甚至是同事之间，都有很复杂的人际关系，挺难处理。我现在是自由职业者，一周有三天，我基本上都自己在家做中医针灸，有两天在一个朋友的诊所做中医针灸。自从1993年来到澳大利亚，现在已经十多年了。在我的记忆里面有一段很艰难的、度过的日子，也可以说是我感到比较困惑的时候。刚来那些年，心里落差特别大。一家三口就靠我先生的奖学金过日子。那时候在留学生中，他的奖学金，在当时还算挺高的。但我们也感

到经济上压力很大。除了交房租，平时的生活费用很高，国内的人觉得出国的人，在国外能赚大钱，都能成富翁，所以，为了要面子，毕竟还是想省一点钱，将来回国好给亲戚朋友买点东西带回去。另外还有一个压力是我不会英语，刚来邻居见了面向我问好，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，只能傻傻地点点头笑笑。不会说英语，购物看不懂商标，不知道是什么成份。更不用说去看病，无法和医生交流，所以诸如买东西，孩子上学联系学校，去银行办事，都得靠我先生。我一下子就觉得我就是个废物，没用的人。但也是为了解决经济问题，我必须去工厂打工。打工时心理的落差就更大了，从主治医生落到一个打工仔，我心里觉得好委屈啊，我现在为了我先生，失去了自我。不光是我这样想，连我母亲也这样认为。我还不敢给家里说太多在工厂里打工受的委屈，就觉得一下子落到了最谷底，不知以后什么时候才能爬上来。

在国内的时候，我觉得我跟我先生是平等的。他挣一份工资，我也挣一份工资。所以我去商店买东西从来不用问他，我就可以买我自己想买的东西。在这里我们俩一开始去超市买东西。比如说我看好一样东西，我先生就说没准下星期就会有打折。经济条件有限，只能把我喜欢的东西放回货架，当时我心里难过极了。自己没有工作，不挣钱，花我爱人的钱，就觉得自己没了底气。就感觉找不到自己存在的价值。为了从这窘境中走出来我下决心学英语，学好英语就可以找到工作。既然决定要在这里长期地住下去了，肯定要学会说英语。因此，我去珀斯城中心的英语培训中心学英语。我读了三年。然后英文慢慢好一些，能用简单的英语跟人交流。去看医生，自己去买东西，现在和我的病人基本上能沟通了。感觉我不是孤立在这个社会和人群之外了，心情渐渐地好了起来。再加上现在我又能做我自己的专业，就好像又慢慢地找回了自己。

生活渐渐好起来，就开始考虑是否长期定居的问题了。我先生读完博士，又读了博士后。留下来的主要原因是考虑到我女儿九岁多了，如果她回去没法在国内的小学上学，两个国家的教育体系是不同的。我曾经尝试保持一直教我女儿中文和算术，我母亲把国内山师大附小的每个学期的课本、作业题、考试题都给我寄过来，我每天放学强制她学习，但是毕竟没那个环境，我也没那么多时间，因为那个时候我在一家虾厂打工，下班之后，我也很累没有精力管孩子的学习，慢慢就放弃了对她的教育。在国内我从来没有做过体力活，去虾厂是我一生最难忘的经历，也使我适应澳洲生活的一个过程。去虾厂主要的工作就是包虾。那时候我的英语不好找个工作很难。这个工作还是朋友介绍我去的，所以我觉得我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，比我刚来的时候在一家意大利餐馆，一个小时两块五的工作好多了。在虾场打工，一小时十块钱。那个时候我觉得很满足了，下决心好好做千万不能因为自己做的不好而让人家给辞了，因此就知道拼命干活。因为不会讲英语整个是一个哑巴，经理亲自给我教，一边做让我一遍看，然后我照着他的样子做，他说英语我又听不懂。只能咬着牙拼命干。最后还给我评了一个月度模范工人，奖励了我一公斤的虾和一瓶白兰地，把我获奖的照片还摆在车间里供大家学习，其实发奖的时候，虽然脸上带着笑容，但我心里却不是滋味，不知道是该高兴还

是该难过，那种失落感，是我从来也没有过的。在国内我都要当主任医生了，在这评了模范工人，是不是件光荣的事呢？心情真是五味杂陈啊。但一想到为了我的家庭和我女儿，我得拼命工作。实际上那时候很想回国，想让我女儿回国上学，保持住她的中文水平。结果到后来越来越不行。因为每次学中文之前就得发生一次战争，大吵大闹，甚至打着让她学，然后女儿就含着眼泪跟我说：“ 妈妈，太难了。 ”我就又很心疼她，心想这是干吗呢？整天就跟那个凶神恶煞一样，逼着她摁着她学中文，逐渐地就放弃了。我也曾经想过回国，，但是为了我先生的事业上有一个成就，为了孩子。要是回去的话，她那时候是九岁，上一年级是对她的自尊心很大的打击，我就担心着孩子可能就一蹶不振了。所以从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动心思了，看看是不是有可能留在外面。我想我这辈子不要再想当教授了，但要让我的爱人和孩子都有好的前途。否则，我的损失就太大了。

很多人都不完全是为了自己，也是为了家庭和下一代或各种各样的原因而做出一些不得已的决定。现在在这三十多年了，觉得自己是澳洲人还是中国人？理智上我想我是澳洲人，因为我入籍了。要是感觉上我是觉得一半一半，毕竟在中国生活了三十三年了，在那里出生，在那里长大。我出国的时候是32岁，在澳洲我也生活了三十多年了，可能还要继续在生活下去，这一生总的来说，我在澳洲的生活可能还是比在中国的生活要好一点，也许在这里，我一直能生活到我生命的结束。刚来的时候，即便是我入籍的时候，我还是觉得我是中国人，并没有觉得我是澳洲人。可能在这里住的时间越长感情越深吧。因为你走到哪里人家都说你是中国人。我也觉得我自己是中国人。另外中国是我出生成长的地方，在那里有很多感情，还有很多老朋友和亲人，我的根在那里，我始终觉得我就是中国人。

记得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时候，澳大利亚的运动员拿金牌了，我觉得我是澳洲人，我为澳洲运动员自豪的欢呼。当中国的运动员拿金牌时，我又是中国人，我又为中国欢呼。有时心情很复杂，你是让我砍我的左手还是砍我的右手？每逢佳节倍思亲。每当过澳洲的国庆节的时候，我会想起中国的国庆节，就想回家看看。在放礼花之前唱澳大利亚国歌的那一瞬间，大家一起唱，说实话虽然到现在我唱不下来澳洲国歌，但我也觉得自己是他们其中的一员，也是有那种心潮澎湃的感觉。也会觉得挺自豪，也会有那一瞬间的认同感。虽然我们定居澳大利亚，现在回中国就是度假。觉得中国仍然还是我的家，我到澳大利亚来就像是来度假的。我妈妈去世以后，我好象觉得没有我的家了。可能这跟私人之间的感情有关，想必很多人也是一样。从那时候开始，慢慢想家的感觉就移到珀斯来了，回国就好像度假，没有回家的感觉了。

在这里跟主流社会沟通还是有隔阂的，你始终觉得进不到他们的生活里去。包括我爱人在大学教书，在高层次人群里也有同样的感觉，不被认同不能融入主流社会。我的感觉是，因为我是做中医的，现在接受中医的程度，已经比我来的时候好很多了，但是我觉得还是没有进入他的主流文化。我的诊所有很多都是澳洲人，我的病人实际上

一半以上是澳洲人，跟他们交流没问题，可是总是觉得不能融入的感觉。我们刚来的时候，开车在马路上，我碰到过几次，就有人会打开车窗，冲我喊，“ 滚回你老家去！ ”可以说最近这十年我在也没有听过和再也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。我相信很多外籍人都可能碰到类似的情况，但是自那以后我再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事。也许随着社会的改变，人与人之间有了更多的包容，越来越多的澳洲人也能接受这些外来的移民和多种文化。包括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中医。可是我们并没有真正地融入当地人的文化里去。有很多人在嘴上说的和心里想的是两回事。特别是一些受过教育的澳洲人，他知道他不能说出来种族歧视的话，他嘴上不会说，但他具体做事情的时候，比如在做事情和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，心理上会有倾斜，这个是我的感觉。通过平时跟朋友的交流，听到周围朋友们遇到的一些事情，我相信这种感觉很多人都有，就是说很难，即便是跟澳洲人交朋友，有些人你就是走不近他，也许是受生活方式和一些价值观念的影响。这个价值观会影响到你做事情的一些态度，或者是一些想法。虽然我的护照上我是澳洲人，感觉上自己还是中国人。从文化认同方面来看，下一代人更接近澳洲人。按中国人的传统观念，中国的年轻人住在父母家，吃父母的、花父母的觉是应该的。我的女儿都已长大成人了，她刚找到工作就从家里搬出去了，使我这个做母亲的人感到有些困惑与担忧。按中国人的传统观念，孩子应该和我们一起生活，我们为她攒点钱以后好买房子和车，但她的确无论在价值观还是在生活方式上与我们有很大的差别，具备澳大利亚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。她从小就非常独立，觉得向父母要钱是个不光彩、不应该的事。我们其实从来没有这样教过她，因为我们就这一个女儿，除了我们两个吃穿用，剩下的所有东西都是她的。但她会觉得，那是我们的，她不会理所应当地觉我们的一切都是她的。她刚找到工作，马上就跟我说要搬出去生活。

中国有句老话：落叶归根。在中国的老朋友老同学经常会问我老了退休了会回国生活吗？我没打算回去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我要继续做我的中医，做到我生命的终止。好在做中医即使你老了，只要你身体健康仍可以给人看病，也能解决晚年精神的空虚，不会失去做人的价值。可能将来年纪大了，会减少工作天数，可能一星期做三天、做两天。但是我觉得我会一直做下去。做到不能做为止。到那时候可能不是为了钱而做，只要有一件事情做，是让人觉得你活着还有点用。我有丈夫，还有孩子。我要和我的孩子永远在一起，和她一起分享快乐与承担痛苦，因为是我把她带到这块土地上来的。